南皐鄒先生語義合編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上卷

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

今人讀盡萬卷書口裏說得筆下寫得問他學甚
却忙無以對若以讀書作文即學則孔子當時何
曾教諸弟子何以作文是時五經未出則學斷
不在讀書作文若說着講學却又彼此嫵笑間
有知向學者又不着謹貼身來惟學說着一時
字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無針縫空[illegible]學此

習習此一時不學便是醉生夢死肌膚不會筋骨不束形神土木若時時學天地與配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豈不悅學到悅自成自道與人說不得有朋自遠方來是吾學通天下豈不樂人不知而不愠是吾學通之遺世益不必愠如是始爲眞學予嘗試心量遥一分則外面通一分心量隔一分則外面隔十分此處眞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力學者始信此一透時字天下更有何事

有子曰其爲人也章

爲仁仁字當作人即上節爲人之人

此一章書有子說今人不守本分在下的要犯上世界不治只是要作亂若是其爲人也孝弟那有犯上作亂之事蓋犯上是于人有不愛敬愛親者自不敢惡于人敬親者自不敢慢于人一毫不肯犯上作亂是不念其家若孝弟自不敢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所以君子只務此孝弟爲本孝弟而立則爲臣而忠是實實的

忠臣交友而信是實實的信友萬善百行皆從此出如富商大賈本錢既多利錢自倍不然孝弟不立縱有他善豈能筭得數然則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可見學只學此爲人也爲人只是此孝弟也聖賢豈有奇特的事學而時習章卽繼以孝弟可見當時孔門宗旨再不越此二字予最愛朱晦翁云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和心不乖也順心不逆也我輩若在家孝父母敬兄弟一團和氣便是位育氣象若一毫不孝順

父母不敬兄弟胸中就是昏天黑地不但人不得安即已亦惱怒了此等去處實落做工夫始知和順二字晦翁說得極妙或曰爲仁仁字子以爲人字何耶先生曰古人以仁字作人字甚多如此則與上面人字相呌應或曰仁道至大恐此讀不廣曰仁也者人也夫子有言矣謂仁字讀不廣者是不知仁也不肖常體貼自身犯上事不知幾次總只是當時不曾體貼故今悔之無及讀此常自愧慚

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語最細惟講學做工夫者方才有此仁心德也如果仁桃仁杏仁眞機在中生生條達自不容已人若眞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得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惟明眼者一見即知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

吾日三省章

曾子未唯之先三省是三省既唯之後一貫即三省曰然則唯後不必三省耶曰未唯之先三省由于一貫既唯之後三省無礙一貫蓋嘗譬未悟一貫時如脩行者恐睡布珠于地黑夜遍地尋珠既悟一貫時如以繩穿珠千珠萬珠不亂人在世界耳目眼鼻如傀儡然有一條線梭在得此一條線梭百般自由自提自放曾子臨終說吾知免夫蓋線梭一齊放下矣

弟子入則孝章

此一章書夫子教三千之徒七十二賢俱不越此此說道弟子再無別學人誰無入入焉則孝在家庭除孝親外別無功課人誰無出出焉則弟在外面除敬長外別無功課後生多放蕩却要謹愼謹愼者一言不敢輕發後生多會說謊却要信實信者一語不敢涉虛此却是持身之道至于接人天地間人品不齊我若有分別心自巳門前地步不廣如何容得人宜泛愛衆一個不

敢慢他天地間有仁者是衆出類的人我却要親他自然有益如此則大行克端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句宜想夫子是活語行此數事一生到死再無有餘時節可見文藝乃有餘事耳舊說此係敎小弟子事不肖思此章書大聖大賢再不越此如何是小弟子事若以爲非關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神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不肖于此甚愧謹字初意甚廓落廣大如今覺得不謹是個放蕩之

人甚愧泛愛衆語初意只是親仁不知愛衆胸中荊棘與人爭遠今悔之無及矣讀斯節無謂小弟子事也若以爲小弟子事恐譚性命譚神化說入玄微如白日靑天說夢

禮之用章

學者將有于孝弟弁此章即曉得夫子學問與有子學問天淵懸隔言者心之聲心體明白學問自不零碎有子說和又必以禮節是看和自和禮自禮子思子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不中

節何以謂之和眞和何必以禮節有子所謂和者是從世間人一種情識處認和惡在其爲和禮履也樂和也至和自心中流出無節而無不節必如是爲至禮至和

貧而樂富而好禮

門人問曰貧而樂甚先生曰貧而憂憂甚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不足那得不憂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聖人那得免只是聖人處置得宜便不憂曰何爲處置得宜曰聖人當士便士當農

便農當商賈便商賈各敬其業敬業則便不餓死未嘗分外去生枝節所以不憂曰然則未可與樂樂豈樂道耶曰昔人云有道可樂便是辜負顏子必不樂道曰未達曰孟軻氏言之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且反身而誠自然會樂曲云有甚麼不足處只管唧唧噥不放懷子以此去察則知樂矣曰請問好禮之義曰子言之而吾擇焉曰世世間富者多粗鄙禮致飾家庭曰此近世門面相世世間人能之曰禮禮賢下士曰此

禮中之一節也曰賑濟貧窮曰此禮中之一事也未達請究其終曰子知禮從起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禮從地起地體博厚故曰卑法地世間富者多刻薄以刻薄致富以刻薄守富視世間宗族饑寒困苦貧者流離潛然一毫不動心一介一豆護若性命若好禮則如地無所不載自然敬賢下士自然賑族周貧即以此致貧亦富也德厚福亦厚又以長保富豈止無驕蓋世間無驕者亦只是守富一念豈彼自

然不驕小子識之過此貧富一關可與共學

不患人章

學說到知人天大的事今天下不太平總只是不知人顚倒錯亂不當司風憲者司風憲不當鎭撫者鎭撫不當要路者要路不當用者用不當退者退不當閒散者閒散不當舉劾者舉劾以致民生不安社稷不寧若眞知人如置棋子車馬相士各安其位善奕者當出車馬則出車馬當用相士則用相士一着不差所以人不已知

不過一人否泰若不知人關繫世間否泰如何
不患歐陽六一世間聰明漢子說爲臣不易以
知人爲第一義嗟乎歷試而知知人之難也門
人曰奈何以知人爲天大的事乎先生曰小子
誣矣夫子說脩身推到知人知人推到知天惟
知天後能知人豈不是天大的事子謂今古幾
人能知天耶曰世間亦有望面目而知其人心
術者何曰此聰明小慧筭不得大知

爲政以德章

近時看爲政以德爲人君看看作箇木偶人再不看
箇以字是將心思運到虛無裏面去眞是糊塗
門人曰然則與北辰居其所不相似北辰一味
居其所何曾見它動所以將來譬人君曰子謂
北辰不動乎夜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矣斗柄
南指天下皆夏矣斗柄西指天下皆秋矣斗柄
北指天下皆冬矣北辰也將斗柄指一指如何
說不動曰請問如何以德曰唐虞有三德六德
臣工之德即君上之德意即君之斗柄也古有

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類如今吏禮二部知道是君指春矣戶部知道是君指夏矣兵刑部知道是君指秋矣工部知道是君指冬矣一指而四氣咸備是謂法天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卽此指

詩三百章

讀書要會讀會讀千卷萬卷只是這等不會讀千卷萬卷觸處成礙夫子約詩三百于思無邪此非開千古之眼者不能而儒者比擬擴充曰時

之一字足以文易敬之一字足以文禮中之一字足以文書正之一字足以文春秋不知時與敬中與正俱從何處來從無思處來從思無邪處來即此一言足以讀五經何止三百夫子是有丹頭點鐵成金豈止說詩學者會讀書一眼貫穿千古

道之以政章

天下百姓有三心頑民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是沒恥心寧爲刑罰所加無爲清議所短此恥心也

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不知爲之此格心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聖人爲政直從人眞精神心術握其把柄故轉移得深若以規模條敎鋪張粉餙民亦以粉餙應之葢上用耳則民以耳應上用目則民以目應上用手足則民以手足應上用口則民以口應惟德禮則上以心感下以心應上下只有此一格此如以格格物物不出此格我王霸之分只是此格子印証曰請問如今德禮作何厝注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即此爲曆注聖人復生寧有別奇特舍此別無德禮

吾十有五章

此章全要看得學字矩字親切學字何即大學之道學字大學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即在絜矩矩字在孝弟慈夫子十五歲即曉得志此大學三十而立者立于孝弟慈不遷也四十不惑者明于孝弟慈不淆也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此孝弟

卽天命之性除此別無天命也六十耳順者合內外之道入于圓通不滯也七十從心所欲者無之非孝弟慈也卽此是精義入神卽此是利用安身卽此是窮神知化別此而學則爲襍學爲曲學爲異端舍此爲治則爲五伯爲功利夫子一生孜孜矻矻言志惟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更有何事更有何學學者明得此却與天地同體

孟懿子問孝章

學問在崇禮禮均齊方正無違者是欲懿子以禮持身無纖毫玷缺之謂予嘗玩味此章無違是理一生事之以禮三句是分殊處須當理會無違是經生事是傳愚嘗玩敘書者上面敘不踰矩此即敘禮矩即禮也近世學者謂從心所欲更不思量矩字欲起能越矩越矩即非心體矣

孟武伯問孝章

予讀此章常思淚下予幼時有大臟病予父時時守予視臟人始安又有吐紅病予父每以凉藥

灌子及上好細茶灌之故嘗謂父母罔極之恩千百世報不得即舜亦報不得何者與性罔極故也今世間人懵懵而生再不思報父母所以未覺此言有味予思疾字所包者大人皆可以爲堯舜諉不肯爲是犯虛怯疾此身不知檢束任其放縱得罪鄉黨宗族是犯顛狂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犯飽脹疾推此類最廣仁人孝子讀此能不思脩身萬一報父母深恩講疾字透骨徹髓能不悚然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二章

此二章書吾輩人仕者最當玩味世上榮顯者得一王言以爲褒崇其親養親九鼎以爲奉養其親如是人子之道足矣然却不肯立身行道甚至爲權門鷹犬夫子爲鷹犬即父母亦鷹犬矣不敬何以別乎孟子論孝在守身故曰立身行道以顯其親揚名于後世孝之至也立身行道不期于揚名而名自隨之有心立名則身且不守何道之能行

吾與回言章

先生曰癸未予在掖垣蕭希之在水部譚及此章予曰聖人盛德容貌若愚一切聰明才知劃而不章一切華藻辨駁屏而勿有鬼神不得而窺其際學學此教教此惟回深潛純粹可傳此一路而回常覺在發露一邊故曰回也不愚希之曰但覺亦足二字未安予姑記之以似同志蓋當是時予以少年入朝精神一味發舒無復退藏收斂意思先正常數數教予收斂予是時覺

自巳以爲收斂今思之淺露之極其解雖未知合聖意否然初學聞道者留意此一步未必無小補云

視其所以章

此章不是觀人之法是自觀之法人在天地間此身目視必有所以視耳聽必有所以聽口言必有所以言四肢動必有所以動視聽言動者形也後天也所以視聽言動者宰形者也先天也能視其所以然而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功

夫本體一齊到手由者由仁義而行之安者安而行之之謂也知所以而又由仁義安而行之吾之所以爲人者寧有適情哉不然視憒憒然不知所以視聽不知所以聽言動憒憒不知所以言動渾是與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一飽膿血行屍走肉惡乎人惡乎人此章書吉愚見偶同聖人只求諸已斷不在人身上着功夫

温故而知新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故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率性之謂道利之謂也曰未達請詳之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非性乎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于賓主智之于賢者聖人之于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曰温之義何若曰子浴乎曰浴曰水熱則炙冷則冰子必命司湯者水宜温曰然曰子知温之義矣人用心大緊則迫切無所用心則蕩蕩惟勿忘勿助卽知温之義矣曰可以爲師豈卽世之

所謂曰師曰弟子云者乎曰世之所謂師與弟子云者名也師法也學問如是可以爲世法能如是學無一弟子足爲千百世師法不如是學卽千百弟子亦是口角上先生學到知新如春花年年秀茂豈是守窠臼的學問

君子周而不比章

人只管向周比上分別予則在君子小人上分別光明正大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淟涊固互隱伏者必小人也君子一味只盡其在我

不求人知小人一味狥人惟恐人不我信是君子比亦周是小人周亦比不在一時形跡上看在平素精神心術上看若在一時形跡上小人停停當當與君子無別小人只是過後忘記了本相又出來試觀立朝居鄉可見試觀交朋友存亡可見宅如和同泰驕爲已爲人之類並當在君子平素上觀若以一時形跡上觀小人有做得停當過君子處而君子反覺露形跡此非明眼者不能觀

學而不思章

於此見脩悟合一之旨學何學大人之學也思何思大學之道也大人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便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不得與天下同的與天地萬物一樣的如何能學惟思同的一樣的覿破始所學不罔世間聰明覿見同的一樣的又會放曠放曠豈不是危殆不安人能帖帖地樸樸實地却便穩當世間人伶俐漢即學即思即思即學然思非落識神非落生滅不得混入識

神去

攻乎異端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端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同乎此則謂之仁義禮智信異乎此則謂之異端曰近世儒者以佛老爲異端著論闢之然否曰是時佛教未入中國若猶龍氏夫子且從問禮以是爲異端恐未然近時大儒學從葱嶺路來又欲著書

闕之分明是竊盜外面作富家翁相鄰人知其爲竊盜盜財猶可盜其道而又欲獨攘其名則吾不知

由誨女知之章

此夫子正教子路不在知上求知之爲知之不獨子路凡人亦然若知便以爲知豈待夫子而提之全在不知知爲不知是知一句點掇天下道理知之淺也不知深也知之外也不知內也目得之爲視而所以視者不知何以耳得之爲聽所

以聽者不知何以心思言動亦然學者能從不知處得一翻身轉地便自開眼近世良知一提學者冒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于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干祿與今人干祿不同畧有求人知之心即干祿矣故夫子教以闕疑愼餘四字子張好爲苟難原是多聞多見的人夫子只約其精神于

內闕疑者空諸所有也愼餘者卽有餘不敢盡
也若敎之多聞多見是又敎之干祿矣聞見是
學者一助卻是學者一病不墮聞見者今古幾
人故曰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

子奚不爲政章

吾輩或仕或退無兩道理或出或處無兩學術出
也是這個孝友處也是這個孝友徹天徹地是
這孝友故曰孝友之至通于神明或人疑夫子
不爲政而夫子引書孝友爲政告之可見仕學

一道隱顯一心舊說奚必居位乃爲爲政若以孝友代政事請觀大明律幾百條犯者那個不是不孝友人做出來設着這科條那一條不是待不孝友的試舉其大者如鬭毆是好勇鬭狠以危父母是鬭毆者因不孝友方纔鬭毆人命是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人命因不孝友方纔打死人千種萬病俱由不孝不弟來夫子此言眞是握爲政把柄千古帝王大經大法更不越此若曰居位別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

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禮卽孝弟之謂也

先生曰予一日同堪輿登山其人說人之禍福吉凶盡由地理予退而思之世有士紳之家彼必指某風水以神其說然今日寒儒明日爲士紳未聞其先云某風水有驗且無根蔕之輩往往驟起將何說之歸予思之地理其一也有天時有人事天時如天運流行適值旺相則其人多福澤天時不可必地利難強求惟有人事可以

參天可以兩地人事豈能外孝友予見士縉家多孝友無不昌熾卽癃牖繩樞之家其人孝友必有與者予難一二縷數諸君不信請歷稽之以驗予言不誣嗟呼孝友之家慶澤悠長不孝不友立見滅亡

人而無信章

此章須要認得信字親切信是信得天地間有一種生身道理信得及始肯學肯學始可行若人而無信如何可行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

以行之哉夫子極提醒人今人敬神者齋戒焚香如神在上只爲它信得有鬼神學佛者舍父母棄母子只爲它信得有輪廻吾輩欲明此無上妙道如何可無信心或相處師友之間若不信就是師友精神全不理會當面錯過了如何得長進當時顏子只爲信得孔子所以孔子千誘萬誘誘到盡處始得末由地步若使顏子不信孔子一誘顏子如何得到此地步伊川明道信濂溪誘所以初得吟風弄月之趣後來二公

學問大成慈湖亦以信得象山所以一點卽悟故曰信是功德母又曰朋友有信嗚呼始而信人信人卽是自信若不信人便不自信今能信者誰天下未有無輗無軏之車却有不信之人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此章書言世之強勉以爲禮聲容以爲樂者說道仁人方是禮不仁之人縱禮亦彌文耳仁人方是樂不仁之人縱樂亦聲容耳夫子他日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所

以提人者甚切然仁與禮樂雖是三字分晰不得須臾離不得只在識仁識仁則不必言禮禮在其中不必言樂樂在其中然識仁又本諸身知人則知仁故曰仁也者人也世之以學自命有謂必崇禮者致飾儀文之表縱做得周旋中禮終是作僞有謂必先樂者脫畧形跡之表縱說生惡可已終是縱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終是根宗孝弟來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聖人仕學一本諸天其學曰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仕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聖人畏天事天如此其譏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子斷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聖人看得天一定的道理故毀譽自由進退自由一切世態若浮靄往來太虛初無加損繼孔子者惟孟子處臧倉之沮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孔孟家法一本于天吾輩既是儒者仕止上若不看得天分曉藉口納約自牖委曲行道之說所得者小所喪者大一失泥塗遺恨千古孔孟之罪人也儒者與郡邑相處自正禮外毫不可苟爲秀才時如媚郡邑居官未有不媚權要一星之火種子蔓延燎原莫遏愼諸愼諸

先生又曰予嘗思媚竈者固非而爲人所媚者亦非若眞竈卽媚亦不能得其心何者竈獨不畏

天
國初蕭山魏冢宰門生爲畱官曰此事在門生輩
魏退而嘆曰彼欲偷天乎嗟乎能不爲偷天者
所使是知達天
知天則自畏天知學然後知天
惟仁者章
昔先師廬山先生常念吾里歐陽文莊發揮此章
大旨謂能好能惡旨極省人予未聞其旨請以
事証昔先正有通家子求官教之曰予非忘情

賢姪賢姪才不能為此官予敢謂之能好人一証先正有世家子敗度絕弗與通旣而聞其悔改百方引掖敢謂之能惡人一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賊夫人之子教之是能好子羔也孺悲欲見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原壤夷俟以杖叩脛是能惡孺悲原壤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近世據權要者與人官爵不顧其所安其人身名俱毀猶感其恩愛不知好之實賊之也擯斥人

不極不止其人無復天日之想不知惡字與惡字相對充惡之量陷惡之極已自不仁可畏哉

予讀鄒子于此章之解直信其爲仁人何也非身有之烏能體認至此舊訓能好能惡只完得自己事不過自了漢耳仁者萬物一體無不委曲成全如天道滋培肅殺皆是生生以此治天下何憂萬物不得所

朝聞道章

道非意識揣摩之道徹生徹死之道原始反終之道聞非聲聞之聞徹內徹外之聞一聞萬了之聞死非形骸之死即生即死千休千處得之死

世學者輙以是爲了死生一大功案然粗言之卽如今人好色的若得遂卽死也干休如此言亦可細言之了死生亦可

或問曰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亦可謂了死生乎先生曰此可謂得當而死從一而死若以爲便了死生恐未盡然

士志於道章

先生曰予幼讀好衣不上節士體梁肉恐礙腹中書又讀欲做好人淸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四

句有醒少年惡衣惡食能甘長而入仕途漸漸浸淫如油入麵因嘆夫子此章極庸常極微細予入朝見吾師朱鑑塘先生尚實孟我疆先生大宰陳心穀先生忠介海剛峯先生文潔鄧定宇先生衣冠樸陋如古人四公皆一心慕古不假外飾故卒爲世大儒爲世名臣世間人亦有惡衣惡食者其微在官上起念人眼最毒先正聞人省穿白直裰者吉水人今吉水素風不能盡如昔無怪人才不盡如昔讀此章願以身體

貼恥乎不恥乎無忝爲士透得此一關方好撑
着肩頭來擔此道

先生又曰甲戌予入青原同曠中岑年兄飯曠兄
曰予輩做一衣要幾兩銀置者予思輕鬆可置
數衣分其餘可以周昆弟之貧者予聞其言下
拜

又曰癸未予在掖垣身穿大小木棉襖二後上馬
不能打躬庶覺累隊遂以杭細置二襖上馬打
躬始便又越十年予以綿襖爲當然不復知木

棉氣味予常曰富貴不能淫淫字以漸而浸淫之謂世以絲綿作內褻衣者何心忠介在南都半年後滿身光華人曰海先生近日像箇樣子予謂海先生心與惡衣惡食一般學人當飲食不要有飲食意思當衣服不要有衣服意思一味率真去

放於利章

此節書要認得放字放卽莊子云放道而行之意葢其人心只知有利再不知有義若知有義自

不肯放於利如入市攫金目中豈復有人這樣人害人多矣夫子曰多怨還是渾厚夫子立教教仲弓爲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口口要人避怨可見怨亦當避吾輩居鄉固不能使人德亦豈可使人怨匹夫匹婦之怨上通于天今人曰我不怕人怨總只是利字昏了心利字昏了心想只是不肯安貧不肯安貧總只是不知命若知命菜根蔬食皆巳前定明朝一飯先巳書籍卽多取悖

出徒自取怨耳或曰做官不得避怨予曰做官固不當避怨然有不宜于人者亦當曲爲之體察其心而委曲安全之只管說不避怨民不得其所多矣于國家無益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此二句學者只謾讀過說立字淡然無味不知此立字是特立之立挺立之立獨立之立特立如羣木萬卉蒼松特秀挺立如駕一葦洪濤不隨波逐流獨立如孤峯獨聳近世學者讀書只一

味隨衆及至作官前後傳敎曰不要得罪人又敎之奉承人夫以下敬上以卑承尊豈可傲慢不知今之所謂奉承者奔走耳阿諛耳上司要入人罪不敢允視古不殺人以媚人者不爲矣上司要行不義甘心行之視古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者以爲迂矣一則曰從權一則曰隨時不知一隨隨到老官大權重四面逢迎者衆彼自以爲真正不知隨波衆流當大變故日首鼠私竊必此人這樣人濟得甚事學者有位更硬

着肩頭定着脚根遺佚不怨阨窮不閔萬死不悔始成立字不然如敗絮舞風寧有了期

參乎章

夫道一而已矣以爲有一却又是萬以爲有萬却又是一一卽萬萬卽一如學者云以一貫萬是一是一萬是萬豈不是兩件曾子至此疑情盡釋葢真積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不覺直領無疑至門人問卽以忠恕盡之葢隨地成金無異同無是非精卽粗粗卽精而後世便以忠基

乎恕恕本乎忠豈不是成一場話柄學者未能
信此風光一味恕將去自有好消息應

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書陸象山講得令人泣下予思喻字未透徹
上面曾子曰唯唯卽可解此喻字矣虞廷都俞
吁咈俞卽唯人呼卽應曰唯此一唯命脈貫徹
髮膚君子喻義流貫無一處不到如子龍一身
都是膽有一處不到便成痿痺不仁小人喻利
亦無處不到雖然未悟曾子一唯縱事事合宜

言言合義終成喻利悟此一唯始爲義之盡不然如服烏頭毒終在裏

見賢思齊

此夫子教人任道之勇希聖之功待人之恕令人見賢輙患虛怯症若能思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耳目口鼻手足我亦此耳目口鼻手足因甚不同思到同處始勇猛發憤色色具足仁爲己任舊說思與之齊是從他人身上比擬一團世俗心腸思與之齊必不能齊思元齊則無不齊此

希聖要謹人有不賢輒內自省曰彼亦人也說他好處他喜說他不好處他羞愧只是一念差了我自省不賴此學一念而差與渠爭多少待人自無不恕羅近溪先生每見人作不好事只說怪不得予友楊復所提掇在所藏乎身不恕章發揮予受此三字益常常思怪不得三字有味能實體貼自然不過求于人而同於人

父母之年章

父母之年不但是父母之年即人子身上亦皆父

母之年夫子一生不虛父母之年十五便志學三十便立四十便不惑五十便知天命六十便耳順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到此可懼既到此可喜孟子四十不動心古人決不虛過時光予回思在父母膝下總角時如一日一入仕途轉眼三十又四十又五十做得甚人學得甚學幹得甚事天地間一廢人人安心自足無日不喜人若欲無忝父母無日不懼此真孝子之心真孝子之言讀之墮淚

德不孤章

借問何以謂之德若以爲有得于心則不謂之德矣此夫子爲初根學道之士而發今人初向學于世不便怕人取笑沮撓多少不得自由即如講學之士在仕途極是不便人向道不篤的便令退轉若眞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便能自立便能自信便能一家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蹤孤立與天地同流與萬物同游衍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箇

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自立者而
後能立德至大德地步人皆吾與豈止有鄰

事君數章

數音塑

此章書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叅權
謀術數一叅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爲人交友宜
一味樸實不可叅權謀術數一叅權謀術數就
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個誠實若誠實天
地可動而況人乎蓋君之爵祿乎臣友之締交

乎我只在此心此心映照如定盤針偏于左人認得左偏于右人認得右臣若事君以仁義君知得是仁義友若交友以道德友知得是道德雖當時未必知魚水之懽金蘭之契久久跌打不破若懷詐飾知以事君懷詐飾知以交友當時造滕之懽刎頸之交久久有破綻夫子當春秋時若看破戰國這一班押閤之流故先須說此病你看戰國之時蘇秦張儀孫子龎涓輩事君交友那個不以數成竟以數敗聖賢之言誠

萬世良藥若敎事君不可數則古人臣折檻攀裾補牘尸諫之流皆辱矣雖一時之辱實仁則榮也君子不以爲辱

賜也何如章

道在天下執之不可舍之不可賜在聖門是個達才豈不是器是瑚璉然于至道上却用不着伯夷是清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孔子不由先正曰何曾說聖人淸聖人廉聖人孝即此可覷聖學矣其先儒又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又曰玉屑雖貴不能置之目中孔子空空如也所以爲聖之時顏子庶乎屢空所以末由也已夫以瑚璉美器聖學且不載若小有得而小有才欲以自鳴者其器誠小矣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一有有之心卽係驕吝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道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章

仁非外事而爲仁卽事卽仁此惟在自信而後知

仁非人所能言也武伯問諸子而夫子但許治兵治賦與賓客言葢就所長處言謂仁該治兵治賦與賓客言則可謂治兵治賦與賓客言不是仁亦不可予嘗謂令尹子文之忠忠即仁陳文子之清清即仁惟在自信得過疑情未斷忠與清未得爲仁疑情斷即忠即清即仁所以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此是千古真正語畢竟何以爲之仁曰謂之仁鬼神不得窺其端倪夫子所以一則曰不知二則曰不知諸子只爲有

才可見有忠與清在

吾未見剛章

夫子所謂剛非今世以血氣爲剛之謂自心自性能惼褐寬博亦能萬人吾往能潛能惕能飛能亢而世人以悻悻爲剛不知正北宮黝之謂矣申棖之欲亦非如世人沉沒利欲之謂一有意焉卽謂之慾何謂無欲一而已知一者可與語聖學夫子畏陽貨避匡人却能墮三都却萊夷切莫錯認

或曰近時諸君子正直亦可稱剛乎曰不可謂非剛不學則化爲繞指柔能學亦化爲繞指柔能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和也和不流于訐不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有所求也求遂流于失本心

夫子之文章章

夫道一而已矣以爲顯却又微性與天道是也以爲微却又顯文章是也微卽顯顯卽微故曰顯微無間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夫子文章

卽是性與天道若以爲文章外別有性與天道則性與天道與文章有二矣道果有二乎哉若以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無行不與二三子夫子是虛語矣夫子欲無言子貢以無言則小子何述夫子以時行物生告之夫時行物生卽天命於穆不已別從時行物生求天命卽造化有時而窮矣先儒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愚故曰文章卽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不外文章道無精粗學無顯微方是一貫

子路有聞章

道不以聞而有不聞而無以聞而有則以不聞而無不以行而著不行而隱以行而著則以不行而隱故凡有所待于外皆義襲也能信道體無聞無不聞則萬物皆備能信無行無不行則萬古不息子路任道之勇雖可嘉而信夫子不信自性信耳不信心求多不求少求益不求損與顏子默默自聞自行者隔一步在此

晏平仲章

平仲交道全在與人爲善與人爲善所以亘始亘終不移不重在敬上若卑卑在敬上不過禮貌致飾令人有一善言訓誨人者終其身乆要不忘爲一鄉之善士一鄉人乆而敬之爲國與天下善士者國與天下人乆而敬之予故曰善則乆乆則敬或問曰予輩除却平仲不論今何以與人爲善曰此非言語意氣所能辦也與人爲善在自巳真精神對越天地感格鬼神見者如春風披拂飲人以和人不自知豈湊辨能到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聖之淸者也地步又高眼界又濶宜下視塵寰皆腐鼠狗彘輩却不念舊惡此是何等心腸何等胸襟盎二公學在求仁求仁則明明則知人未有惡根廼是意根作祟學不得力未有不動于意者求仁則恕恕則人旣有惡其善根依舊萌芽苟得明師未有不反邪爲正者此所以不念也伯夷叔齊學造到無念始能不念若空空說不念舊惡終是不得力寻近見居官

在朝以清節著名者見小人一㴱邪路攻擊不已不知當時一念只是要作官心腸盡此等皆縉紳之流自少讀書執筆父母師友鄉黨只是富貴心腸也怪他不得不必過求見小官一毫過取深刻不已不知你官大俸厚小官受多少苦楚口說不得不必苛刻曰體羣臣體字有味有清節者貴有容德知此則可與語仁

顏淵季路侍章

先生曰庚寅予在都下樂安詹侍御同董少卿請

子洒坐間問子是章大意子曰二賢只爲多了
願字願一起起爐作竈夫子隨地成金帝王也
做得聖賢也做得中下平常人也做得那箇人
無老者無朋友無少者如此歡歡喜喜過日子
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千百世也做得無願無不
願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故曰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一起願卽動意動意卽昏然顏子
所謂伐善施勞却又入細若矜伐其善與功聖
門諸大賢皆不爲此顏子見善自天性順天之

便不用人力脚摟手擾此謂伐善此謂施勞化之與夫子老安少懷信友同吉君矜伐郎子路亦未必如此豈顏子地位侍御首肯與子交拜而別

雍也可使南面章

南面者卽令郡邑南面臨民皆然朱子謂有人君之度大凡君一邑君一郡卽謂之君若以爲天下主夫子從周爲人臣致敬盡禮是教仲弓悖叛不臣矣豈得爲居敬仲弓曰居敬行簡居敬

卽事上也敬行簡卽使民也義以忠君之心臨民然後可居南面以臨民之心臨民則爲大簡居民上者要須天鑒在玆神聖臨爾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一民不敢慢爲敬若以敬爲端莊嚴肅之容則臨朝莊嚴如神者亦居敬耶

哀公問弟子章

或問曰不遷怒不貳過朱晦翁言怒於甲不移於乙過於前不復於後而近儒以爲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二先生曰朱晦翁所言在效驗

而近儒所言則本體惟止故怒於甲不移於乙惟一故過於前不復於後然怒於甲不移於乙而心愈止過於前不復於後而心愈一此二說固無間也但中間尚有功夫未曾說出就是心常止心常一如何得心常止心常一非竭才仰鑽不能到此地步與癡人前亦似說夢若未識心常止心常一郎造到怒於甲不移於乙過于前不復於後亦美不得聖學還是義襲而取

賢哉回也章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此孔子之學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顏子之學也此是一宗公案昔程子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周茂叔以此鋾鑄二程二程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愚于此處尋究二十餘年求其樂竟不可得世之儒者又強為之說曰顏子樂道伊川却又說曰若道顏子有道可樂尋負顏子此言參失聲初學士未得孔顏之樂請先看破世人之憂知世人之憂則知孔

顏之樂世人之憂憂在富貴孔子視不義富貴若浮雲吾輩直能浮雲富貴不患不到孔顏樂處若希心世途妄談樂地是口恬而心苦也去樂何啻千里萬里

非不悅子之道章

冉求以夫子求夫子不反諸身所以不足反身以求夫子則萬物皆備何不足之有以力求道不以心悟道則有不足若以心悟道欲仁仁至何不足之有故夫子以畫告之畫地自限障蔽性

靈東向望不見西墻南向望不見北方孔子登
東山便小魯登泰山便小天下所見益高視下
益小地豈得而限之吾輩欲希聖若畫定樣子
做人日見不足海闊天空日見有餘如畫定做
狂做狷卽狂狷不能到畫定做聖人卽聖人不
能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誠者有諸巳之謂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此一章見聖門取人自治之法全備子游宰武城

夫子就問人才可見聖賢經世之畧只在求賢
自輔賢才得則天下可治也矧一邑乎子游卽
以澹臺滅明對曰吾邑其人有澹臺滅明者其
心術正大光明絕不行蹊徑小路之事何以見
之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世間有一種養
高的人睬邑民生利病若秦越人不相關彼則
惟公事則見偃得以除利去害是滅明之力也
世間有一種奔競的人終日以私事見惟彼則
私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邑得以風廉振懦滅

明之力也子游取滅明之意如此予嘗思滅明其行不少概見獨不請謁一事即見稱聖門予輩自待者重無以公堂爲坦途無眎邑民利病如秦越吾邑風俗勝於天下只是士競競自守一件不減先輩風度前後輩相承確當謹守勿得踰越以重鄉邦以不愧父母兄弟妻子雖然子游亦有足多非子游則以公事相商量者謂爲多事不至偃室者謂爲簡傲矣吾輩寧得罪今人無得罪聖門

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章書夫子極提醒人說道今人那個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葢就人日間無頃刻離者提醒人其實由戶即是由道非是由戶與由道有分別不但此也予謂日間個個穿衣穿衣即道個個吃飯吃飯即道個個說話說話即道人於此信不及所以不知即不知個個在由道道不曾離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人不肯信道任道只緣當時任道諸儒將道做天大的

事講學做極難的事過于張皇所以萎靡之徒望之心驚若反求諸身實有諸已這個道個個有的個個日間在由無甚奇特是家常茶飯孟子發揮人皆可爲堯舜者徐行後長何等簡易何等親切

人之生也直章

人生跌地來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月口象山四肢象四時當哭便哭不是思了去哭當食便食不是思了去食當睡便睡不是思了去睡當惻

隱辭讓羞惡是非便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不是思了去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試觀孺子入井人皆有惻隱之心便可見端倪若不直即罔生耳故悳字從直從心易曰直其正惟直斯正斯方斯敬斯義晦翁云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晦翁之解亦如此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直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罔也此之謂失其本心聖人點人直處罔處何等苦心

或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得保全然則直何居先生曰直非悻悻之直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此所謂直也若以悻悻爲直是之謂罔

知者樂水章

有孝廉問是章大旨先生曰須要曉得箇仁知合一處方才知得是知便樂水便動便樂是仁便

樂山便靜便壽若仁知合一山也好水也好動也好靜也好樂也是壽也是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曰何以造得仁知合一曰仁知本合一只爲有了見在一落動見便落知邊一落靜見便落仁邊息機忘見仁知現前曰然則何以息機忘見曰公食焉能俾吾飽

默而識之章

識音釋

此一章書千聖心傳總在於此夫子一生發憤忘

食只此一章說道道本無言識道以言所得者淺也有默而識之者焉以心得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是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學此於巳則日新又新罔有厭心誨此於人則俱立俱達罔有倦心何有于我哉夫子非謙辭也不知老之將至正是此一生功課請問識是識個甚吾人自下地來必有一件與生俱生認得這一件真不虛生不虛死不認這一件生是醉生死是夢死既認得方纔好學如食蔗相似轉入佳境

豈得有厭方纔會誨人如叩鐘相似越叩越鳴豈得有倦舊說以識爲記問之學如何能自得旣無自得則資之不深學就便厭資之不深則取之左右必不逢原誨就會倦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子曰知及之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皆默識之謂欲理會默識境象請觀猫之捕鼠又看隂捕之捕賊事怕有心人一年二年三年併心摶精識不得愚生認失言之咎

德之不脩章

此章不是四開看是句句相承德之不脩由于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于義之不徙聞義不能徙由不善不能改只重在改不善改不善卽是徙義卽是脩德學者學此講者講此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卽此是德卽此是義顏子大賢且不越此況聖人乎真正從改不善起脚不愁不廣大不愁不高明不愁不精微不愁不到聖賢佳處予生平有大疑團在胸中未决孔子一個大聖且以不

講學爲憂後世天縱豈能如孔子動輙不信講學是自絕善根也疑一講學人不得力亦有務名者然其人善根猶在世人作惡排斥不遺餘力然則必不講學始可同流合汚耶疑二嗟乎天與之五常之性聰明睿知堂堂大道千古正學不一開眼置身其中是謂之溺民是謂之喪心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道在天壤間天自高地自下日月自明星辰自燦

山自峙水自流花自香鳥自飛魚自躍只緣人不肯識取肯識取者又索之隱微二三子亦疑夫子有隱故夫子以無行不與二三子示之夫子之教二三子可謂竭盡無餘矣豈但二三子即原壤夫子以杖叩之是無隱原壤也孺悲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是無隱孺悲也夫子豈於二三子有與而于他人有不與耶識得此無隱眞是縱橫自在窮時及門之士惟顏曾直領此不惑一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曰請事斯語曾

子一聞卽曰唯視聽言動莫非吾行除却一唯亦無一貫學者請開千古之眼無日道體至隱入幽趣而不振也

詩云戰戰兢兢章

曾子臨終才說出宗門一著吾知免夫蓋傀儡之技巳窮線穿木索一齊休之謂非無遺恨之謂也學問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旣不作法何處有卽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

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眞所謂將鍼刺骨血淋淋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此一步蓋懼學者玩𢗅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弊欲透此學必自戰戰兢兢來

民可使由之章

往古來今知愚賢不肖無一人不由道千百人中得一知者千里如比肩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知豈容易得的使

父而可使子知則夫子當先使伯鯉知矣使顏
而可使弟子知則知孔門不必顏子一人得其
宗矣然則終不可使知卽悟曰自悟脩曰自脩
求曰自求得曰自得反曰自反故曰爲仁由己
又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
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爲知之曰子食瓜乎恬也
苦也爾自知之子飲水乎寒也温也爾自知之
非人所能說卽子欲形容苦恬温寒之味子亦
不能說矣然則既知之後若何曰既知如同未

知人卽欲求異凡民不可得斯之謂眞知

吾有知乎哉章

南都興善寺大理弘陽王公論及此章先生曰聖人之無知以空空故鄙夫之來問以兩端故兩端不過是非之謂將鄙夫是非竭盡無餘鄙夫亦空空矣諸聞者未能盡信一日擧以似羅給諫公廓公廓曰此卽自空空他利根如是今天下學者終日是非紛然異同熾然只爲此兩端在其去空空之體日遠矣聖人無知衆人多知

賢人有知聖學只求日損不求日益

先生又曰予一日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下面即繼此章可見夫子之聖只是空空不在多能求多能愈不能空空無所不能末信此關此世之所以多鄙夫也

顏淵喟然章

道高乎曰高矣不盡於高也道堅乎曰堅矣不盡於堅也在前後乎曰在前後矣不滯于前後也卓爾乎曰卓爾矣不可以形象求也末由乎曰

末由矣非身親如顔者不能到末由之域也仰鑽瞻忽何等竭才不竭才則不卓爾不卓則不到末由顔子數語形容道體千古再無人如此親切祇緣夫子善誘顔子能爲夫子所誘誘者即令誘人逛之它鄉到水盡山窮處走過一遍忽得還家也文禮除了高堅前後無文禮除了仰鑽瞻忽無博約善學者即文即禮即博即約岐文禮博約而二之者陋儒之見也

有美玉於斯章

夫子此章不但行道卽明道亦然學問一明何啻美玉我求童蒙則美玉按劍童蒙求我則大樸可斲世間學者稍窺一班見人輒售不知美玉求售人以爲頑石矣眞正求美玉者望氣而知其爲良玉重價何惜眞正欲聞道者望眉宇而知其爲開士性命可舍

苗而不秀章

世間有一種資美人不肯學學則變化氣質如草木之秀茂學到秀伶俐乾淨然道却又平實亦

有畧見些道理頭面又不肯着實千古惟夫子
秀而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何等切實吾輩學惟一實字照暎
千古今學謂惟一悟便了卽至縱恣放蕩亦所
不顧彼自以爲嘉穀吾則謂之荑稗矣孟氏願
學孔子者發揮實字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更於實字提出孝弟

來學者便有路走必如此方謂務實之學

後生可畏章

夫子說後生固可畏然焉知來者不如今不可畏也何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到四十道明德立却不聞道人到五十血氣將衰又不聞道這樣人生是虛生死是虛死與草木鳥獸一樣何足畏哉予竊謂此夫子屬望後生之意說到五十猶是放寬一步予歷觀前古大聖大賢無不自二十歲後大立根脚明道

作定性書時年二十餘歲陸象山自少卽悟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白沙二十七卽見聘君兀座陽春陽明三十餘歲卽於龍場有聞萬里聖途行一步有一步光景轉一處有一處履歷非一歲月所能聞也須早辦行程始能涉遠人而真有志自三十歲覺與二十歲不同自四十歲覺與五十歲不同常若泣下則自不容不發憤自不容歇手或曰近世前輩見後生有聞者輒以其生平經歷自忖不加許可何耶予曰此

在人自聞者何若若眞有聞終日與庸人俗子無異何以人知不知爲言前輩不許可者亦彼眼未光耳先輩見人下樓去便云此理已呈露此先輩鍾爐不同乎嘗戲云有二十歲而登仕路者有五十而登仕路者老者曰我入仕遲早者不是在人悟否耳大道茫茫至理無象聞道無先後立志無難易無恃紅顏轉瞬成翁神枯髓竭思之涕零

衣敝緼袍章

飲食極微微細事孟子舉之以揚曾子之孝衣服極微細事夫子舉之以彰子路之守此二事雖極微細事那個不以是損志不以是動念惟聖賢觀人于微方能看得真人不足便有求求而不得則有害于人有害何臧之有子路終身誦之即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蓋懼其終身猶有所求猶有所害非自足意也夫子進之蓋欲其若無若虛也夫不求不害子路看得大夫子看得細夫子蓋有見于性體知性則知天天體至虛金

玉雖寶繫之則墜未知性體而妄以善自持是繫金玉於空也學者未能透此且以自守爲先自守能於飲食衣服澹泊得耐得定看得破則可以省事可以寡欲可以宜家宜鄉一無所求不然多欲多營多害相須而成吾未見其可也

歲寒章

夫子意爲世之用人者發時危而得一賢臣則亦晚矣唐安祿山之亂州縣望風而靡止得一顔眞卿不知眞卿作何面目宋季之亡止得一文

文山當時假有聖君賢相用二臣二臣以類而進宗祏不屋既亂而二臣以節著亦無及矣松栢亭亭直立不屈不撓豈如蔦蘿附喬蓬蒿附麻千纆萬繞左挨右靠非欲植明堂棟大厦者其孰能材之嗟乎今之蔦蘿輙自附于松栢自以爲松栢無隻眼者亦從而松栢之匪直歲寒彼亦以無樹自托然終不能逃其隱處予詩曰松栢有直性有味哉有味哉用人者當求松栢而知人者亦當不爲附松栢混涵始可以扶世

道

知者不惑章

一日予過一親看渠新屋予曰某于陰陽家不宜親曰知者不惑予隨應曰公曾惑過了不曾若不曾惑過恐于知尚遠予退而喜此言之有當于學也吾輩聞學胸中必有大疑團作楚疑團日損月融方才入知人知而後能不惑未能惑決不進于知進于知而後能進于仁仁方能樂天知命故不憂進于仁而後能進于勇勇內省

不疚夫何懼知知憂而後能進不憂知懼而後能進不懼然進學以知爲先以惑爲入知之門

可與共學章

夫道無行不與無可無不可有可便有不可夫子層層爲學者掃階級學者悟得此直須承領當下或曰然則可與權之義何居予曰權如拳合即爲拳開即爲手㬌開時合時亦是由人夫子言仁言性言孝弟亦只是權教無實法與人悟得無實法始可與權或曰可與權亦有層級否

曰若執定有權亦是有層級故夫子下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揣可與權

孔子於鄉黨章

先生曰先正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予竊謂莫如此章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廷便便即所求乎子臣弟友未能也不能言惟謹爾即有餘不敢盡也予嘗謂聖人別無奇特學術只是在鄉黨謹厚樸實之至而欲學孔子者輙危冠危服異言異動以自別于鄉黨則孔子

不當恂恂矣此後儒之誤也便便惟謹者不敢輕傷一人害一物之謂也後儒慕孔子便便再不體貼惟謹心腸蓋恐便便中或未免傷人害物故不敢不謹而後儒又輙附誅少正卯之事以自比擬近時吾友楊復所辨之甚悉予竊謂誅或以言誅之如誅字予之誅然亦萬不得已蓋孔子在當時如麒麟不踐生草學孔者當如麒麟鳳凰不當為鷹鸇猛獸

又曰近一同志被誣而一大理面審欲入重比之

科曰誰請他講學該殺吾里王養初在比部正
郎執筆不允大理怒而投筆曰孔子也誅少正
卯王曰只怕不是孔子便會妄誅了予聞此言
欲下拜千古之龜鑑

回也其庶乎章

屢空所以爲顏子窒空則夫子矣貨殖所以爲子
貢屢空則顏子矣子貢學已成章只是不從性
命上顯見流行沿門持鉢雖有億度亦是意識
世之儒者分更分漏若何爲天理若何爲人欲

若何爲性爲命自以爲學問成章譬之貧儒暴富終不脫暴富相嗟乎後世爲億中之學者十而九而有譚及屢空之說者則以佛闢之彼蓋逐影隨聲掠人口吻以充殘腹若直從自家屋光一透始知學除此無歸宿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天下事不可以有意爲亦不可以無意弛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三子之志必于有爲者也有爲則有所待點言志隨位而行者也隨位而行則無

所待夫子志在用世而獨取點者蓋遺天下而後能任天下出世而後能經世彼規規于事功之末者其器誠小矣雖然曾點見地非容易到先儒云舞雩三三兩兩自乾乾惕厲中來若無苦功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似癡人前說夢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子約諸賢于內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夫子實學三子以事功爲以去達天之學尚遠曾點隨地成金其于達天之學也可入何以之義甚細卽吾斯

之義點所指者何知斯則知以矣

顏淵問仁章

朱晦翁謂克己復禮必克己而後能復禮世儒謂克能也己我也謂能使吾身復禮便是仁兩者互相秦越然予竊謂爲學如道路然不問遲速惟期到爲是學不論頓漸惟身有受用便是果能無人無己通天下之志卽先克己而後能復禮亦可若不免有人我相一膜之外皆吾秦越卽言能使吾身復禮說得明用不著何益之有

曰然則子何說之歸乎曰先儒言之矣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巳認得爲巳何所不至吾儒認得巳字親切則且無巳無巳而後能通天下在人發心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不歸仁如何筭得仁故曰爲仁由巳而由仁乎哉此當仁不讓之决辭也曰然則四勿之旨何如曰世儒悟得天地萬物爲巳者多高明高明者知崇四勿之旨禮卑之實功也禮卑而知益崇夫子徹上徹下語如是它日顏子自敘曰夫子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曰先儒乾道坤道之旨何如曰乾坤合德匪離乾爲坤離坤爲乾

仲弓問仁章

仲弓問仁夫子夫子告曰人心易忽畧出門如大賓之見使民如大祭之承大賓大祭敬之至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至也在邦無取怨之道在家無取怨之道和之至也即此是仁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便是仁爲已任所以列聖門德行之科愚嘗謂此節書出門使民舊說

主敬然敬不是作一個嚴肅之狀功夫全在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纔有下手吾輩出門未有不與人接時如大賓之見又敢以所不欲加于人使民多以百姓易與如大祭之承又安敢以所不欲者加于民如是則我無取怨之道人孰得而怨我即此是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旨先正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恕則敬不行使不恕即作一敬肅之狀是文缛而土木也其實一也雖然世間有一種寛緩的人自以爲恕去恕之

言遠矣夫子告子貢終身之行盡于一恕孟氏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知恕而後知敬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政體在用人人雖聖賢不能無過在寬而容之故赦小過人多中才不可無激勵在舉賢才小過賢才即有司中之小過賢才推賢讓能我有是心人皆有是心我倡之于先不患人不隨之于後聖人御世大權即此可見不但爲宰已也帝用之則帝王用之則王世世可率由之君相可

率由之然聖人所謂知者非以意氣爲知灼見其心術才猷然後爲知所謂舉者非如近世循資以官人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伔可舉盗賊可舉遠可舉近可舉親可舉此古盛王氣象不能不望于今之世矣

無欲速章

此雖是說政夫子實告以治心之學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流水之爲物也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達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如何欲得速如何見得小利二者病常相因欲速必見小利見小利多至欲速學者欲明心地必涵泳從容寬以居之若未得汲汲求得未悟汲汲求悟越求得越不得越求悟越不悟豈不是欲速不達若少有得便自以爲得少有悟便自以爲悟此人終身不大豈不是大事不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

茫然歸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之苗則槁矣此見小欲速之弊也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此無欲速無見小利之實也僭
此于爲政也何有

克伐怨欲不行章

天之健天之體化化無窮生生之謂易人之心生
生不已夫仁之體卽心心生生不已那有不行
時候原憲識其所以不已者則自無怨尤卽有
怨尤而亦仁也廼以克伐爲功以不行爲驗是

硬把作心而與心之本然之則天然之妙者懸殊矣故夫子許其難不許其仁夫子以忠許令尹子文以淸許陳文子以治賦許子路以爲宰許冉求以對賓客許賜並不許其仁仁之難言也如此曰請問何以爲仁曰夫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請問爲何事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說爲人那一事不是仁那一念不是仁後儒謂心者遺事重事者遺心豈得爲仁

子路問成人章

人之生也自知自廉自勇自藝自禮自樂色色具足不須從他人身上湊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是說不必如此若以爲不必如此是聖人薄待天下矣聖人云得若人焉吾之幸也然未必得若人得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之人亦可以成人矣夫聖人曰可者猶有所未盡之辭然則成人外若何爲至學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可與語上矣

君子上達章

或問曰何以爲上達子曰夫子言之矣曰不怨不尤曰下學即此是上達反是即下達矣下學即君子之道四一節盡之舍子臣弟友言行無學學在此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非達如何若小人不務根本上求厭常喜新厭平務奇自以爲達流于聞矣上下二字只在求己與求人看出來曰達之義終未明白子曰孟氏言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達水足此而後通彼非能一蹴而至者道必知所先後非能泛濫而入成章與達即下學足以盡之矣曰成章義畢竟未暢曰夫子道之矣斐然成章斐然者有條理之謂有條理即知所先後脉絡分明也究竟只是循循下學

不逆詐章

人人渾是一團至誠天性只是自小或父母不善教導或交遊不善漸靡遂流于詐流于不信今人伶俐者亦能先覺世情熟者亦能先覺何足

爲賢夫子所謂先覺者以斯道覺斯民也詐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詐不信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不信此非大賢不能

韓魏公曰覺人詐不形于言自有餘味此語容則有矣覺則未也大凡處詐與不信人先有心逆億則純白不備大聖大賢何物不容能覺吾之覺者轉于至誠是爲善矣不然彼自詐彼自不信安害人徒自害耳

羣居終日章

此一節書識得小慧字慧字原不是不好字眼因
是小所以不好了請將大智對小慧字小慧如
燈燭之光大智如日月之明人世羣居所言者
不及義止是好行小慧這様人自私用知難矣
哉難矣哉聖人意傷之而猶渾厚不露今有志
于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爲巳
有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爲心若何爲性若何爲
孔門之旨若何爲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
日依傍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便是好行小

慧也何者說性說心者墮道理障依傍名節者墮鄉愿窟

師晃見章

予讀書至師冕章知聖門傳道極平實極尖峻而今學者只是一口讀過覺無滋味你看冕一見孔子孔子告之階即登階告之席即坐席告之某在斯即知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曰這即是道此處再不必商量何等平實何等尖峻師冕一瞽者夫子一提便是聲入心通何以

故師晃不著見如今以至道語學者千疑萬疑不肯承當千退萬縮不肯現前總之是著見一樣今作文章讀書的人曰我今讀書作文卽此是學彼講者是匪說一樣修行的人曰我如今不愧先賢何處非學何必講有一種講學做過功夫的人曰我胸中受過多少苦楚我的是總只着見以講爲虛說者是當登堂而入曲徑也以何必講者是逆旅中不問家室而以逆旅爲久安也以我的是者是入席不問其在斯其在

斯而只曉得自家尊大也到不如師冕一瞽者無見以夫子之見爲見自有真見今人以已之見爲見到成黑漆漆地去枉過一生也盲者極明明者郤盲可嘆昔宋儒留門人晚飡罷曰好郤與賢說一部論語其人曰天晚何以說得這一部論語從容抹棹飲茶罷郎講此章已而曰一部論語俱是如此子細玩宋儒其所以告門人者猶未甚指點痛快學者悟得及不以明自恃豈但論語六經亦如是觀

君子有三畏章

此章書看知字要緊君子三畏揔只一畏只是畏天命既畏天命自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三不畏揔是一不畏一不畏只是不畏天命既不畏天命自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知所以能畏小人不知所以不畏天命何謂天命不必別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君子未知性却去求知性既知性自然不敢不畏何以見其當畏這點性異于禽獸者只爭這些子生天生地生

人生物爲聖爲賢所以當畏大人知性者也聖言教人知性者也安能不畏小人一味懞懞懂懂不知視也不知我何却能視聽也不知我却何能聽生也不知何以生死也不知何以死卽極大聰明人以見觧爲天命大富貴的人以報應爲天命所以與大人處曰彼與我一樣不知去虛心受他聖言曰此是閒說話那個能依得所以侮聖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不嚴恭寅畏則放肆日蕩吾輩可不勉諸雖然我輩且勿論

畏天命着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吾少年時在青原當時吾邦濟濟大人在席今皆物化蹈狎大人之弊今猶愧汗又記得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荅曰總只是非禮之言予受此語益不淺非禮之言侮聖言也諸君亦必有同予病者

生而知之者章

困而學之困字是境象之困當困苦之境肯學是又其次當困苦之境不肯學是天與之拂逆之境以堅志而彼則自墮其志天與之熟仁之境以忍性而彼則自迷其性民斯爲下矣若言困勉學而知之卽括困勉意矣

此之字先儒以爲無頭說話不知所指何事非義理非聞見非詩書又非非義理非非聞見非非詩書吾欲言而無可言欲下手無可下手奈何得活計爲轉身地學者須要猛叅

見善如不及章

此夫子卒老于行不得其志而發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見其人聞其語只是未見行義達道之人夫曰行義達道是不負所學民不失望春秋之時皆是曲學阿世夫子栖栖列國轍環天下正欲行義故所如不合然古今如此等人亦不多得吾輩且無論行義達道只在隱居求志何謂求志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除却

見善如不及更何處討志在世固可求志而未必行義達道者未有不求志而能行義達道者借曰行義富貴爵祿耳矣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士不如此終身無志

子之武城章

這一章書只要看得學道二字親切這個道君子也有小人也有這個學君子也該學小人也該學大邦也是此道此學小邦也是此道此學那

個所在離得那箇人離得何以見得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至武城就聞弦歌之聲是聲也胡爲乎來哉子游在那邑田里無愁歎之聲百姓蒙至治之澤家給人足民安物阜所以有弦歌之聲聞其聲其化可想也想其化君子小人得其所可知也所以夫子不覺莞爾而笑說着割雞焉用牛刀蓋辟說小邑安用大道夫子是試子游信道之篤何如子游遂以正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蓋君子不學道難乎其爲上也小人不學道難乎其爲下也偃方幸得尊所聞于萬一今如夫子之言是小邑可以廢學道夫子遂呼二三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子豈真有戲非戲不能發子游信道之篤心何如耳聖門師第一問荅間千古學道之功昭若日星我輩遐想子游當時在聖門不過在文學之科也這樣說得學道親切武城在春秋不是文明之邑得子游猶丕變今之士不止于文學今之

邦又不但武城不知所學何事看起來只在學道上之人口說學道無處見得只是愛人見得就是學道禹思天下有溺者是禹之學道愛人稷思天下有饑者是稷之學道愛人除愛人別無學道工夫下之人口說學道也無處見得只是易使處見得靈臺子來是文王小民易使甘棠勿剪是召伯小民易使除易使外別無學道總之上下只是一個眞心流貫上之人有個愛下眞心下之人自然易使下之人有個愛上眞

心上之人自然愛下可見學道之功亘古亘今亘聖亘賢只是這件了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無不可爲之事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夫子欲往公山弗擾之召而非子路所能知也當時天下不宗周久矣爲東周者夫子欲教之宗周天威不遠顏咫尺之意也若教之與文武之道于國是教之逆矣夫子生周末一念不敢忘其宗

室一曰憲章文武一曰吾從周不然豫讓張艮一義士惓惓不忘其本國以夫子至聖而欲使叛臣重造周室非其旨矣雖然公山之召可赴南子可見夫子亦恃堅白在故不能磷淄故曰可與權權非聖人不能用善學夫子者寧方毋員寧經無權斯爲善學聖人者

鄉愿德之賊也章

人在天地間一副眞精神盜賊是盜賊精神聖人是聖人精神賢人是賢人精神善人是善人精

神庸人是庸人精神惡人是惡人精神再假一毫不得譬之銀八成是八成九成是九成難溷於足色之列鄉愿是以假銀而溷足色故曰德之賊也何也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吾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予嘗譬鄉愿如毒在膏肓又如入骨疔瘡雖有盧扁不能瘳已昔陽明先生多謗問門人門人各言其所以先生曰不然門人問其故先

生曰予往時猶有些鄉愿意思故謗少此惟先
生自知亦惟寄於自知者能觀人世閒好鄉愿
者不少而鄉愿得便宜處亦不少吾輩入道落
此坑臼如入九重地獄故聖人思狂思狷鄉愿
屬陰狂狷屬陽